

恐怖大王 作品

李西闽 著

# THE DARK SOUL

# 黑灵之舞

活人感受着死者的气息，他们体验着恐惧，  
却并不知道这种恐惧的来由。活着的人们便是这  
样不安地活着……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恐怖大王 作品

李西闽 著

THE DARK  
SOUL  
黑灵之舞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灵之舞 / 李西闽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6. 10  
ISBN 7 - 80225 - 122 - 2

I. 黑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4718 号

---

## 黑灵之舞

李西闽 著

责任编辑: 于九涛  
装帧设计: 奇文云海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  
出版人: 谢刚  
社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 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  
电 话: 010 - 65270477  
传 真: 010 - 65270449  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---

经销电话: 010 - 65512133  
邮购电话: 010 - 65276452  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---

印 刷: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  
开 本: 640×960 1/16  
印 张: 12.5  
字 数: 170 千字  
版 次: 2006 年 10 月第一版 200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7 - 80225 - 122 - 2  
定 价: 24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

## 作者简介

李西闽，著名作家。中国新概念恐怖小说的领军人物和倡导者，被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等媒体称为“恐怖大王”。1966年11月出生于福建长汀农村。他有暴躁的脾气，勇敢的心，恐怖的大脑。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服役21年。出版和发表《好女》、《死亡之书》、《七条命的狗》等文学作品200多万字。2000年开始恐怖小说创作，先后出版《蛊之女》、《血钞票》、《尖叫》、《死鸟》多部，在国内外产生影响，成为中国恐怖悬疑文学的先行者。《血钞票》、《尖叫》等被改编电影。最新的恐怖小说《拾灵者》、《崩溃》即将出版。

## 内容提要

《黑灵之舞》是中国新概念恐怖小说领军人物——“恐怖大王”李西闽继《蛊之女》《血钞票》《尖叫》《死鸟》等脍炙人口的恐怖小说之后推出的最新作品。

一对将要离婚的夫妻，决定最后一次一起到泰国度假。当他们住进普吉岛宾馆的那个晚上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……在风光旖旎的P岛，他们经历着从未有过的迷惑和惊惧。那个神秘的女人是谁？她为什么总是在夜晚舞蹈？莫名其妙死去的弗兰克，他的尸体为何充满了可怖的力量？那个魂一般游动的孩子到底来自何方？深夜里传来的女人的哭声和树林里夜鸟的惊叫为何如此凄凉？……一切是那么的扑朔迷离，把你的心紧紧地抓住。活人感受着死者的气息，他们体验着恐惧，却并不知道这种恐惧的来由。活着的人们便是这样不安地活着……



敬请期待

特约编辑 刘颖 赵平

责任编辑 于九涛

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    
www.qwyh.com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我们努力寻找的道路，  
就是一条死亡之路。

——题记

# 目 录

序 章 .....	1
第一章 .....	7
第二章 .....	25
第三章 .....	40
第四章 .....	51
第五章 .....	63
第六章 .....	78
第七章 .....	93
第八章 .....	110
第九章 .....	127
第十章 .....	155
第十一章 .....	171
尾 声 .....	191

## 序 章

从曼谷到上海的航班午夜起飞,这是泰国航空公司的航班。这个航班上的旅客基本上都是上海到泰国旅游返回的人,虽然去年印度洋的海啸让人心存恐惧,但是泰国的海岛风光和民俗风情还是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,这从飞机上座无虚席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旅客们虽然满脸倦意,眼皮浮肿,可是飞机上仍然充塞着各种嘈杂声,不时还传来阵阵高谈阔论,似乎每个人还在回味着让他们难忘的泰国之旅。

飞机起飞后,整个机舱里气氛还十分的热烈,人们相互议论着所见所闻。只有经济舱里第十三排 A 座和 B 座的一对青年男女没有说话。他们相互倚靠着,闭上了双眼,也许他们是太累,需要睡觉了。身穿传统泰服的空姐面带笑容,穿梭来往,周到地为旅客们服务着。热情的空姐也没有忘记给那对睡觉的青年男女披上了毯子,在披上毯子的瞬间,那个空姐微笑了一下,她似乎听到了他们睡觉时发出的鼾声。

飞机在一片黑暗中穿行。在飞机还没有起飞的时候,有人闻到了一种难闻的异味。刚刚开始,那种味道似有似无,也分辨不清是什么味道。所以,就是闻到了这种味道的人,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,最多轻轻地嘟哝一声,什么臭味?也许是哪个旅客把鞋子脱了吧,有些人纵使自己的脚臭,他们也不会顾及别人的嗅觉。或者是谁吃过榴莲,他(她)的嘴巴里和身上还有榴莲的味道。这种难闻的味道一开始就若隐若现又很顽固地持续着,没人说得清楚到底是什么味道。

飞行了一个小时后,黑夜逐渐吞噬了一切,包括旅客们意犹未尽的聊兴。飞机上的灯暗了下来,旅客们在吃完晚餐后纷纷睡去,飞机上此



起彼伏地出现了不同韵味的鼾声。经济舱里第十三排 A 座和 B 座的那对青年男女没有吃晚餐,他们似乎太累了,从飞机起飞时就开始睡觉,食物的香味和旅客们的说话声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,他们神态安详,相靠而眠。这样的旅客对于空姐她们来说是很常见的,其他旅客也不会去关心陌生的人,所以这对年轻男女并没有在飞机上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

飞行两个小时后,第十四排 A 座的一个女人站了起来,她拉了拉上身的衣服,试图能掩盖住自己凸起的肚子,可是这一拉把她的上身拉出一个完美的米其林轮胎广告。她试图把她肥硕的身体挤出那个窄小的位置,一不小心她的手抓到了前排人的头发,女人说了声对不起,前排没什么反应。

女人成功地挤出座位,走到飞机卫生间的门口,拉开了卫生间的门。突然卫生间里的灯暗了一下,女人迟疑了一下才走进去。她关上门的那一瞬卫生间里的灯突然灭了。女人心想,这没有什么奇怪的,或者是电力不稳吧。果然,不一会,灯又亮了。

女人完事后边洗手边朝镜子挤眉弄眼,她在欣赏着自己脸的各个侧面。镜子里的她,脸上的皮肤白嫩而光洁,看上去很有弹性,和她身上臃肿的肉产生了极大的对比,她恋恋不舍地看着自己在镜中还算端正的脸。女人低头洗手的时候,发现自己的手上有一根细长的头发,那肯定不是她自己的,她自己没有留那么长的头发。头发服帖地沾在她的手指上,女人把那根头发拉起来,放在了水池里。洗完手,她朝镜子笑了一下,可是镜子里的她却没有一丝笑容,女人一惊,凑近镜子,那张镜子里的脸居然不是她自己的,那张脸的皮肤同样白嫩而光洁,却更加年轻而秀丽。女人吓了一跳,那张脸的嘴唇动了一下,仿佛要和她说什么。她赶紧朝身后看了一眼,什么也没有,这间狭小的卫生间里只有她一个人。女人转头又往镜子里看了一眼,看到的却是自己苍白的脸和惊慌失措的眼神。

女人自言自语了一声,难道自己的眼睛出毛病了?

接着,她就走出了卫生间。

飞机上出现的那股奇怪的异味更加浓烈了起来。旅客们对这股异

味还是没有什么反应，他们大都进入了梦乡。

女人慢慢地穿过走道，她看到一个男人嘴巴大张着，鼾声如雷；一个小女孩靠在她妈妈的怀里在梦里轻声嘟囔，还有那对坐在她前面的青年男女，他们的头侧着挨在一起，飞机上的灯光很暗，她没有看清他们的脸。女人想着刚才在卫生间里镜子里出现的那张脸，好像似曾相识。那是谁？谁会出现在她刹那间的失神里？她想和坐在自己身边的同伴说话，但她看同伴已经睡着了，就打住了说话的念头。女人原来准备去卫生间后回来好好睡觉的，结果她回来后却再也睡不着了。这个晚上几小时的旅程对她来说是痛苦的折磨。

女人刚刚闭上眼睛，脑海里就出现了镜子里的那张白嫩而光洁的脸。她叹了口气，抬手打开头顶的小灯，拿起一本时尚杂志看了起来。其实这本杂志她从上飞机开始已翻了两遍了。她决定从头看起，不漏过一篇文章和一幅图片。胖女人看了一会杂志，她抬起了头，环顾了一下左右，然后鼻子用力呼吸了两下。没错，是有一种奇怪的味道。她觉得这种味道很特别，说不出的难闻。上飞机时，女人也闻到过这种异味，但那时这种异味还不是很重，只是淡淡的一缕飘过去。女人克制着自己，尽管不习惯这种异味，但是她没有办法改变什么，这个飞机上的所有人都在忍受着这种味道，谁也没有办法把它清除。她忍耐着，并且自嘲地笑了笑，飞机不可能因为这种异味而迫降，停止飞行。

女人感觉到异味越来越浓烈，好像她自己在逐渐逼近异味的源头。她用一只手捂住了鼻子，尽管如此，异味还是从手指缝中顽固地透进来。女人显得有些烦躁，她不停地换着二郎腿，还不时地扭扭腰。她其实很困了，这个时候无法入睡对她而言是最无情的折磨。女人用力地翻了一下书页，旁边坐着的一个男人突然醒来，抬头看了她一眼，她赶紧对他说，对不起！她说完后，男人又把头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。胖女人想问他闻到异味没有，但她的话还没有说出口，男人似乎又睡过去了。

其实不只是女人闻到了这种异味，飞机上的人基本上都闻到了，不过大多数人太困了，顾不了这异味。飞机上的空姐们也闻到了这股异味。她们在过道上轻轻地走动起来，好像要找出异味的来源。可她们很

细心地找了几遍,没有发现什么。让她们奇怪的是,这股难闻的异味似乎分布在飞机的任何一个地方,十分的均匀,让她们根本无法找出异味的来源。

女人想吐,赶紧用手捂住了嘴巴。这种异味让她想起了腐肉的臭味,那种腐烂了很久的肉,带有一种令人作呕的腥臭味。难道这飞机上有人带了什么动物的肉,那肉腐烂了?这不可能,机场安检那一关就通不过。胖女人强忍着不让自己吐出来,她对腐肉的味道最敏感了。她正在想着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,突然飞机颤抖起来。

飞机剧烈地颠簸着,像是要散架一样。

女人乘坐飞机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强烈的颠簸。她紧紧抓住扶手,手指发青,她心里说,见鬼了,在卫生间看到镜子上陌生人的脸,又闻到难闻的异味,现在飞机又要散架一样,真是见鬼了,怎么会这样呢?阿弥陀佛!阿弥陀佛!

飞机的强烈颠簸让飞机上的人几乎都醒过来了。广播里机长一遍一遍地说着话,他说飞机碰到了强气流,让大家不要慌张,在座位上坐好,系好安全带……机长的话并没有让旅客们平静下来,他们神色惊慌地说着话,仿佛飞机马上会在黑暗的空中解体。和嘈杂的机内截然相反,窗外是漫无边际的黑暗和死一般的寂静。空难是让人恐惧的,尤其在这样的深夜里,尽管大家都很紧张害怕,但是他们都不会把空难这两个字说出口,他们只是在内心祈祷着,希望安全回家。

女人感觉不到那异味了,也许是她的注意力转到飞机的颠簸上来了,飞机要是出了什么问题,那比异味要残酷一亿倍,和飞机的安全问题相比,那异味又算得了什么呢?女人和大家一样地担心着,她的同伴也醒了,伸出一只干瘦的手死死地抓住女人的手,她感觉到同伴的手湿漉漉的,那是吓出来的汗吧!奇怪的是,坐在女人前面的那对年轻男女还是无动于衷,他们似乎睡得很沉,飞机上发生任何事情都和他们没有关系。女人看不到他们的脸,她只能看到他们相互倚靠的头,她没有心情来关心他们,可是看着他们相互倚靠的头,女人突然间想起了那根沾在她手上的长发。

一个孩子在飞机的颠簸中大哭起来。然后又一个孩子跟着哭闹起来。

孩子的哭声使得乘客的心更加慌乱。

就这样,乘客们在慌乱恐惧中度过了将近半个小时。在一次剧烈地上下震动后,飞机突然平静了,平静得没有一点声音,甚至听不见发动机的声音。飞机里也突然安静了,孩子的哭声也突然消失了,只有乘客们沉重的呼吸声,直到机长告诉大家已经通过了强气流区域,乘客们才松了一口气,大家又纷纷睡过去,这时已经是凌晨四点多,再飞两个多小时就应该到达目的地上海。没有人注意那难闻的异味。女人的同伴也重新睡去了,女人想和他说什么,但是女人才说一句话,同伴就没有理她继续睡觉了。女人在飞机平稳后又闻到了腐肉的臭味,她可以想像那是一块什么样的腐肉,那腐肉一定烂得不成样子了,说不定还生满了蛆。想到这里,胖女人就受不了了,她的五脏六腑被那异味搅得难受极了,她知道自己要吐出来了,便朝卫生间快步冲去。

女人在卫生间里狂吐着,她狂吐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身后是不是还站着一个人,或者说镜子里会出现一张陌生的脸。女人不知道自己吐了多久,只知道自己胃里的所有东西都吐光了。她用水漱了漱口,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发现自己已经笑不出来了。她用卫生间里的香水往自己身上不停地喷着,这香水的味道或许能够冲淡那难闻的异味。此时,她突然听到了一声叹息,那一声叹息是那么的真切,她可以感觉到叹息声中透出的悲凉。女人浑身冰冷起来,她抬起头看向面前的镜子,镜子里是她自己苍白浮肿的脸,可是恍惚间她看到有一丝长发在眼前漂浮。女人揉了揉眼睛,长发消失了,她匆忙走出了卫生间……

飞机准点在上海浦东机场落地。

飞机在霞光中停稳后,旅客们就纷纷站起来,打开行李箱拿着东西准备下飞机。女人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,而且受了不小的惊吓,飞机停稳后,她就迫不及待地要下飞机。她要马上离开这架飞机,这飞机上一定有什么不祥的东西,那股异味让她实在忍受不了。当女人提着行李挤向机舱门的时候,她回头看了一眼十三排 A 座和 B 座,那对年轻的男女

还在沉睡中，竟然没有人叫醒他们，告诉他们飞机已经到达上海。她发现他们的脸死灰死灰的，沉睡中没有一丝表情，让她惊讶的是，其中的那个年轻女人长发披肩，而那张脸像极了她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的那张脸……女人差点没有叫出来，她倒抽了一口凉气后，就走出了飞机，匆匆逃离这个不祥之地。出了飞机，女人就闻不到异味了，可是她的脸还是舒展不开来……

乘客们都下了飞机，只有那十三排 A 座和 B 座的两个人一动不动地继续沉睡。一个空姐走了过去，她在叫醒他们，可是她怎么叫也叫不醒他们。几个空姐围了上来，她们中的一个推了那对男女一下，那两人就突然倒了下去……

那对年轻男女已经死了！飞机上竟然有两个死人，那奇怪难闻的气味也是死尸散发出来的……从这两个死者的护照上看，他们是上海的一对夫妻，他们是在十天前出境去泰国旅游的。经法医鉴定，他们其实已经在两天前就死了。奇怪的是，在曼谷出境的地方没有查到任何他们的资料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飞机的记录。他们是怎么死的？又是怎么上飞机的？没有人知道。这是一桩无头无绪的疑案。没有人可以破解的无头无绪的疑案。

# 第一章

## 1

李梨有一种奇怪的感觉,可他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奇怪在哪里?他突然想,这次重新踏上泰国的土地,会有什么事情发生?或者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,他的担心是多余的。但是,那种奇怪的感觉就像长在他胸口的肉里,有些隐隐作痛。

上海已经是金桂飘香的晚秋,到了泰国,却还是夏天。李梨和张蓝刚刚走出普吉岛机场,一股带着异国情调的热浪迎面扑来,他们闻到了热带水果的香味。他们的皮肤像是被抹上了层海水,他们都感觉刚才还清爽的皮肤变得有点黏。接站的是一个华人,他高举着写着张蓝名字的牌子站在出口处。张蓝和李梨准确地找到了那个华人。李梨的目光和他对视了一下,又慌忙避开了,这个华人眼睛里有刺?李梨觉得自己看到的好像不是刺,而是一条虫子,华人眼睛里有一条虫子。李梨不敢把这个感觉告诉张蓝,他这段时间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觉,不知道是什么预兆。华人把他们带到了一辆本田轿车旁边,把他们的行李放好后,就让他们上了车。那个华人告诉他们他的中文名字叫陈博。现在是晚上七点三十五分。本田轿车从普吉岛机场往海边的喜来登饭店驶去。

李梨和张蓝坐在车的后排座位上,张蓝的手自然地放在了李梨的大腿上,李梨的手握住了张蓝的手,张蓝的手冰凉。张蓝把头侧放到李梨的肩膀上,甜甜地朝李梨笑了一下,李梨也笑了笑,不过,他笑得有些勉

强。李梨的内心隐藏着什么，张蓝似乎什么也没有察觉，她看上去是一个幸福的妻子。

泰籍华人陈博是个十分健谈的人，一路上边开车边不停地说话。通过他的话，李梨和张蓝知道他爷爷的爷爷就来到泰国创业，陈博出生在泰国，一直没有去过中国，尽管他知道自己祖居地在中国广东的潮州。李梨和张蓝都没有去过潮州，所以对他问的关于潮州的问题没有办法回答。陈博也没见怪，活泼的他又问起别的问题。比如上海的一些问题。张蓝对上海的问题倒是没有什么障碍，回答得十分的流利。李梨很少说话，他上车后一直心神不定地看着窗外闪过的灯火，他看不到陈博的表情，也看不到张蓝的表情，更无法看清他自己的表情。李梨突然觉得，每一个人的活着的表情是那么的重要！李梨认为张蓝今天的话特别多，他知道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张蓝说太多的话了。

他们说着话的时候，李梨突然想到了去年的12月28日，他和张蓝在看电视新闻，新闻里正在播报印度洋大海啸的消息。李梨记得张蓝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，如果碰到像海啸那样的大灾难，李梨会不会舍身救她。李梨当时回答是肯定的。张蓝冷冷地笑了笑，说他是在说假话。李梨也笑笑，没有和她继续讨论这个问题，他觉得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，人只有到了那最危险的关头才能做出自己的决定……此时，李梨听着他们说话，他想到了海啸。他想问一句，现在那些遭受过海啸摧残的地方还有没有海啸过后的痕迹，那些人心里还有没有关于海啸的沉痛记忆。但是他没有问，因为他根本就插不上嘴。李梨甚至想，海啸会不会在他和张蓝的这次旅行中再度发生？

从普吉岛机场到喜来登饭店也就是半小时的路程，陈博和张蓝说着说着就到了。李梨和张蓝下了车，把行李拿下来后，陈博就和他们告别，开车走了。陈博走时，还给他们留下了名片，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情要寻求帮助可以找他。陈博的热情和友好让张蓝心里暖暖的。李梨却有点疑惑，陈博为什么要这样热情？这不仅仅是和他的职业有关系吧？

他们顺利地办完了入住手续住进了酒店。酒店的客房宽敞豪华，他们都很满意，流露出喜悦的神色。李梨一放下行李，就把自己投进了松

软的大沙发里，一阵阵薰衣草的香味扑面而来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。张蓝环顾了一下房间，脸上漾着笑意，她看着享受的李梨，觉得他此时特别像个孩子。

李梨坐在沙发上用轻松的口气对张蓝说，蓝，你先洗个澡吧，然后一会我们出去吃点东西。

张蓝点了点头，从皮箱里拿出了换洗的内衣内裤，进了盥洗室。

李梨看得很清楚，张蓝拿出来的是黑色的蕾丝花边的内裤和胸罩。李梨心里抽动了一下，张蓝黑色的内裤和胸罩像片乌云遮住了阳光，他脸上喜悦舒服的神色消失了。李梨曾经问张蓝，为什么她喜欢穿黑色的内衣裤，张蓝的回答是，因为它和她的灵魂一样！李梨叹了一口气，未来会怎么样，他不愿意多想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地充满了不确定性。

李梨点燃了一根烟，使劲地吸了一口，然后缓缓地吐出。他听到盥洗室里传来的水声。他可以感觉到热水滑过张蓝细腻皮肤的声音，那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。李梨吞了口唾沫，有些苦涩。他闭上了双眼，如果……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如果呢？“如果”这个词是多么地让人乏味和无聊。他又使劲地吸了口烟，长长地吐出蓝色的烟雾，烟雾缭绕，像李梨此时的心情，他不清楚张蓝此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，他好像一直没有弄清楚过张蓝是个什么样的女人。张蓝漂亮，能干，至于其他，李梨不得而知，他不知道自己和她的两年零三个月的婚姻生活是怎么过来的，这让他觉得自己十分的可悲。

李梨突然听到了一声尖叫！

李梨的第一反应是张蓝的尖叫，他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冲到盥洗室的门口，焦急地问道，张蓝，你怎么啦？

盥洗室里只有水声传出，张蓝没有回答。此时，李梨听不到水滑过张蓝细腻肌肤的声音了，张蓝难道出了什么大事？

李梨的心七上八下的，他不希望看到张蓝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又问了一声，张蓝，你没事吧！？快开门！

张蓝还是没有回答。里面的水声还在继续，水声似乎在慢慢地把张



蓝淹没,也在慢慢地把李梨的灵魂淹没。里面已经没有张蓝的声音,李梨的心被水声无情地蹂躏着,疼痛而且焦躁,甚至恐慌。

李梨顾不了那么多了,猛地撞开了盥洗室的门。

张蓝蜷缩在浴缸的一角,两眼睁得很大,却很木然,浑身颤抖,这显然是受惊后的表情,而且是吓坏了。浴缸上面淋浴的莲蓬还在沙沙地喷着热水。

李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让张蓝吓成这样,就是他进来后,张蓝也好像无视他的存在,继续沉溺在巨大的惊恐之中。李梨的心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揪着,他根本就不希望看到张蓝如此的情景。

李梨赶紧走过去,关切地问道,蓝,你怎么啦?发生什么事情了?快起来!

他看到张蓝的脖子下挂着一个小象牙挂坠,这东西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。它来自何处?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?李梨十分茫然。

张蓝什么话也说不出来,她的嘴唇翕动着,显然,她的内心正在被极大的惊吓折磨着。李梨马上用浴巾裹住了张蓝的身体,把她抱出了盥洗室。张蓝在李梨抱起她后,双手紧紧地箍住李梨的脖子,李梨的呼吸困难起来。李梨忍耐着把张蓝抱到了床边,轻轻地放在了那张看上去十分洁净和舒服的大床上。这时,张蓝的双手还没有从李梨的脖子上松开,李梨的脸憋得通红,他的喉咙里挤出了一句话,放开手,没事了!

张蓝好像还是没有听见他说的话,双手越箍越紧,张蓝是不是中了什么魔魔?李梨没有办法,他只好用自己的双手使劲掰开了张蓝的双手。李梨直起了身,吐出了一口气。

李梨用浴巾轻轻地擦干了张蓝的裸体,然后上床抱着她,充满爱意地抚摸着她,说,蓝,我在呢,不要怕,什么事情也没有的,蓝,你放松,什么事情也没有的,我在呢……

李梨的手轻轻地在张蓝的皮肤上游动,配合着温柔的语言。张蓝的身体在李梨的抚摸中渐渐放松了紧绷,她的大脑也在李梨的柔声细语中松弛开来。张蓝就是一个受惊的孩子,而李梨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。李